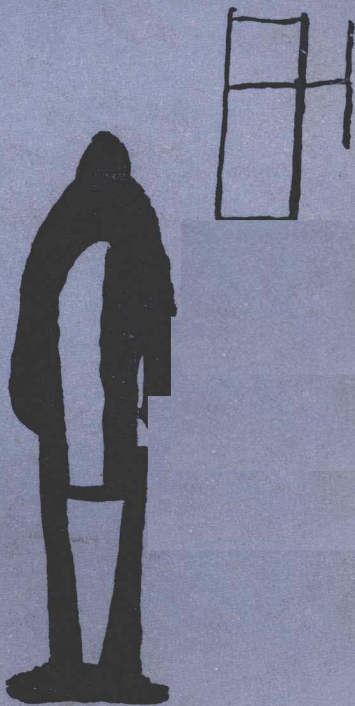


佳作丛书

JIA ZUO CONG SHU

第二辑

变形记



校

佳作丛书

第二辑

变形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装帧设计：李吉庆
封面、内封图：张守义

变 形 记
Bian Xing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9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frac{7}{8}$ 插页 2

198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87 年 7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100

ISBN 7—02—000012—6/1·13

书号 10019·4154 定价 0.94 元

目 次

- 道口工梯尔[德]霍普特曼著(1)
蔡佳辰译
- 变形记[奥]卡夫卡著(39)
李文俊译
- 童年[德]亨利希·曼著(98)
关惠文译

道口工梯尔

〔德〕霍普特曼

除了公务缠身或者因病卧床不起，道口工梯尔每逢星期天总在诺伊·齐陶教堂里做礼拜。在过去十年中，他曾病倒过两次。其中一次，是因为从一列途经这里的火车的挂车上掉下了一块大煤块，煤块砸着他，他被甩进了路基旁边的沟里，他的腿被砸断了；还有一次，从一列疾驰而过的快车中掷出了一个酒瓶，酒瓶击中了他的胸口。除了这两次不幸外，只要不轮到他上班，星期天他必去教堂，风雨无阻。

最初的五年里，他总是一个人独自走在史普里河畔的一个居民点——施恩·朔尔恩施泰因的街上，到诺伊·齐陶教堂做礼拜。一天，风和日丽，忽然有一位柔弱的、看上去象是有病的女人陪着梯尔来到教堂里。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这女人与梯尔高大魁梧的身材似乎有些不相配。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的下午，梯尔携着这女人的手，在教堂的礼拜坛上举行了婚礼。有两年之久，这位年轻而温

柔的女人，紧靠着梯尔身旁，坐在教堂里的礼拜凳上做礼拜；有两年之久，这女人清瘦文静的脸庞紧挨着梯尔那张饱经风霜的黑脸，读古老的赞美诗——；而忽然之间，梯尔又如早先一样孤身一人上教堂了。

上星期的某一天，教堂里敲响了丧钟，这就是事情的全部过程。

人们都断言，在道口工身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那件只有在星期天才穿的干干净净的制服上的扣子象以前一样擦得锃亮，他那油光可鉴的红发上头路还象以前一样挑得笔直，颇有几分军人风度；不过，他那粗壮、多毛的脖子比以前显得低垂了些。他比以前更加虔诚地谛听牧师布道或唱赞美歌。大家都以为，梯尔似乎早已把他的亡妻忘怀了。一年之后，梯尔再次与一个肥胖粗壮的女人——一个来自阿尔特·格龙德的牧女结婚，这样，上述的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当梯尔到教堂去登记结婚时，连牧师也不得不冒昧地表示了他的一些疑虑：

“那么，您又要结婚了？”

“因为前妻亡故，我无法料理家务，牧师先生！”

“那好啊，不过我认为——您稍急了一些了。”

“因为我实在无法照料好孩子，牧师先生！”

梯尔的女人生下了一个男孩，产后便死了。她生下的孩子倒还活着，取名叫托比亚斯。

“噢，男孩，”牧师说，然后做了个手势，明显地表示他现

在才记起这个小孩。“这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您去上班时，把他寄养在何处呢？”

于是，梯尔便诉说起来了：他把托比亚斯交托给一个老太太照料。有一次，这个老太太差一点把托比亚斯烧伤了；还有一次，托比亚斯从老太太的怀中滚了下来，还算走运，只在头上撞起了一个大包。他想，无论如何不能这样下去了，孩子体质又很弱，需要十分仔细的照料。再者，他也曾向亡妻发誓，他一定时刻把孩子的幸福挂在心上，因此才决定这样做的。

对于这对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做礼拜的新婚夫妇的长相，人们实在是无可非议。那位昔日的牧女与这位道口工堪称天生的一对了，她的个子比他矮不到半个头，但四肢的粗壮却比梯尔更胜一筹；她的脸长得同他一样粗丑。不过，同道口工的脸相反，她的脸不能说明她的心迹。

如果说梯尔希望他的第二个妻子是一个能吃苦肯干活的女人，一个能节俭度日的家庭主妇的话，那么他的希望出人意料地如愿以偿了。他娶了这个女人，殊不知还得忍受这女人给他带来的三个烦恼：专横的脾气，好斗的怪癖，鲁莽的冲动。道口工家里是谁掌权？半年之后，小镇上已是家喻户晓了。人们为道口工深感遗憾。

许多男人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说：“这家伙弄到梯尔这号绵羊般的丈夫，算她走运。要是碰到厉害脚色，她就够呛了。”他们认为，这种畜生，一定得给它一些厉害看，要把它制服住，就得狠狠揍，没有第二个办法。对于这种议论，梯

尔只当作耳边风。

尽管梯尔膂力过人，但要揍老婆，他还不是这种人。人们对此说东道西，看来不能使梯尔产生多少不快。对于他女人无休无止的唠叨，他常常默默地听着、忍受着，即使他偶尔有什么要回答的话，他说话的声调也总是慢条斯理、心平气和的。他这种说话方式与他女人又急又快、粗声粗气的说话习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界的议论看来不能对梯尔施加多少影响，他仿佛秉有某种东西，能够把外界给予他的一切凶恶，用善良加以抵消。

尽管他具有不易动怒的气质，但不能自制的时候也间或有之。这主要是因为涉及托比亚斯的事情引起的，于是他孩子般随和的性格也会出现一种就连莱纳^①这种粗野的人都不敢违抗的执拗劲。

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一反常态的瞬间也越来越罕见了，最后终于完全消失了。如果说结婚后的第一年中，梯尔对于这女人的专横跋扈还稍能反抗的话，那么到了第二年，这种稍有反抗的情绪就完全销声匿迹了。每次跟他女人发生口角后，他都得设法使她消气。否则，他上班时的心情就不能象以前一样安宁。争吵的结果，往往是以他卑躬屈膝的恳求重归于好而告终。那勃兰登堡松林间与世隔绝的工作岗位不再是他最乐于逗留的地方；他对亡妻的那种默默的怀念也被对活着的妻子的遐想所取代。现在他一

^① 莱纳，梯尔的后妻。

捱到下班便急不可待地回家，对此他已不象先前那样感到负疚了。

他，与他的结发前妻有着一种至深至爱的精神联系的他，为一种粗鲁的情欲的驱使，终于屈服于后妻难以抗拒的女色的力量，直到最后对她一切都俯首听命。——对于自己感情上的突变，他有时在良心上也受到谴责。为了宽慰自己，他需要寻求一些特别的办法。于是，他私下把自己的道口房和自己所负责的路段作为他专门悼念前妻的神圣的地方。他用尽了种种托词，一直成功地阻止他的后妻陪伴他到道口房去。

他希望以后还能照此下去。看来他那后妻到现在还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才能找到他的“陋室”。她根本不知道他的道口房的号码。

梯尔把属于他支配的时间，在他亡妻和后妻之间认真进行了分配，借此来宽慰自己的良心。

每当梯尔深切怀念亡妻，特别是每当他沉浸在孤独的哀思中时，他常常会自然而然地看到自己目前的真实处境，心中对此十分反感。

白天干活时，他对亡妻的怀念，往往在于追忆与亡妻一起生活时的欢乐情景。在漆黑的深夜，暴风雪穿过松林刮过铁路。伴随着昏暗的灯光，道口房变成了虔诚的小教堂。

梯尔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他亡妻那张业已褪了色的相片和打开的圣经、赞美歌集。在整个漫长的黑夜里梯尔时而读圣经时而唱赞美歌，只有列车过往时才中断片刻。在这

种时刻，梯尔往往会陷入一种恍惚迷蒙的境地，他的眼前渐渐产生幻觉，他仿佛看见亡妻的幽灵出现在他的面前。

梯尔在这个地方连续工作了整整十年，因为它的偏僻，更促进了梯尔的那种神秘的感觉。

梯尔的道口房位于松林深处，从道口房向周围要走三刻钟的路程才有人家。它紧挨着道口拦木的岔道处，看守工的任务就是看好道口的拦木。

这里，除了道口工和他的同事外，夏季有时候连续几天见不到人影，而在冬天有时竟连续几个星期不见过往行人的足迹。只有天气和四季的交替，以及它们周期性的往返，给这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带来唯一的变化。除了两次因遭不幸而卧床不起之外，能对梯尔那种按部就班的值班生活产生干扰的事情是寥寥无几的：四年前，皇上的专列经过这里开往布累斯劳；某个隆冬的夜晚，一列快车碾死了一头公鹿；某个酷热的夏日，梯尔在自己负责保养的路段上，捡到了一只热得烫手的密封酒瓶，他认为瓶里装的必定是很醇的美酒，因为他一启开瓶塞之后，酒立刻从瓶口溢出来，显然酒已发酵了。梯尔把酒瓶放在林间小池边的浅滩上，以便把它冷却一下。后来不知怎么搞的，酒瓶竟不翼而飞了，梯尔为这一损失一直感到惋惜。

小屋后面的那口井为道口工排解了一些愁闷。不时有一些在附近作业的铁路工人和电工前来汲水，梯尔和他们自然攀谈几句，还有那些林业工人间或也来喝水解渴。托比亚斯发育很慢；到两岁时，他才结结巴巴地学说

话，摇摇晃晃地学走路。他对父亲有特别深的感情。当托比亚斯更懂事一点时，父亲昔日对他的爱又被唤起来了。随着父爱的增强，后母对托比亚斯的感情却在减弱。在莱纳自己也生下一个男孩之后，她对托比亚斯的感情竟然变成了毫不掩饰的厌恶。

从那时起，对于托比亚斯来说，艰难的岁月就开始了。特别是梯尔不在家时，托比亚斯常常遭到那妇人的毒打，他还得竭尽微弱的力气来侍候那个不停哭闹的乳婴，但从来没有得到那妇人丝毫的夸奖。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幼小的心灵上有着异常沉重的负担，他焦红的头发以及头发下那张苍白的脸十分难看，再配上他那消瘦不堪的身躯，实在令人同情。每当瘦小的托比亚斯抱着胖胖墩墩的小兄弟摇摇晃晃地向史普里河边走下去时，人们都忍不住咒骂这个女人，而第一个与此有关的梯尔，倒好象对此一无所知似的，他对于那些好心肠的邻居给他的暗示也似乎无动于衷。

二
六月的一个早晨，七点钟时分，梯尔下班回家了。他女人还没有向他道毕早安，就立即习惯地抱怨开来了。一直供给全家所需的土豆的租田，几星期前就被解约了，直到今天还没有租到别家的土地。本来租田之类的事情是莱纳分内的事情，梯尔不必操这份心，但梯尔得听着，如果今年要花很多钱去买十袋土豆的话，那就是梯尔的过失，别人没有

责任。可是梯尔对她的话置若罔闻，只是喃喃自语了几句话，便爬上了他大儿子的床。轮到不值班的夜间，他便与托比亚斯合睡在这张床上。他横下了身体，满脸关注的神色，凝视着正在酣睡中的孩子。他替托比亚斯驱赶了一会苍蝇之后，终于把托比亚斯给弄醒了。从托比亚斯深陷的蓝眼睛中可以看到一种感人的快乐。他一下捉住了父亲的手，嘴角露出凄然的笑容。父亲赶忙帮他穿衣服，这时梯尔的脸上掠过了一个阴影，他看到托比亚斯稍有些浮肿的右脸上残留了几个红里透白的手指印。

进早餐时，他女人越发起劲地讲起那些家计琐事，这时梯尔打断了她的话头，告诉她一个消息，工务长把离道口房不远路基边的一块耕地无偿送给了他，因为工务长觉得这块地太偏远了。

莱纳起初对此简直不能相信，随后她的疑虑慢慢地消失了，她高兴起来，脸上绽满了笑容。她对这块地的大小、好坏以及其它一些情况都一一作了详细询问。当莱纳听到这块地上还有两棵矮果树时，她简直欢喜若狂了。她把该问的都问了。杂货商铺子的门铃不断地响着，小镇上家家都能听到这铃声。这时她匆匆走出家门，急不可待地把这个新鲜的事情告诉人们。

当莱纳去杂货商那个堆满货物的昏暗的小铺子的时候，梯尔正在家中尽情地 and 托比亚斯一起亲昵着。托比亚斯坐在他的膝盖上，玩弄着梯尔从森林中采回来的松果。

“你将来想干什么？”父亲问孩子，孩子的回答总是千篇

一律的：“我要当工务长。”其实这并不是句玩笑话，这是道口工梦寐以求的理想。他渴望，托比亚斯在上帝的佑佑下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当孩子从毫无血色的嘴中吐出“工务长”这三个字时，梯尔容光焕发，脸上闪烁着内心幸福的光芒，尽管孩子并不知道工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

“去吧，托比亚斯，去玩吧！”他说着，手中拿起一块木刨花，到灶中引了火种，点燃了烟斗。托比亚斯胆怯而高兴地溜了出去。梯尔脱掉了衣服，躺下就寝。他思绪万千地凝视着这低矮的满是裂缝的天花板，好一会才慢慢地睡着了。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他女人重手重脚地做着午餐，他醒了。穿好衣服之后，他便走出屋去，在街上他一把搂住了托比亚斯。托比亚斯正用手指头挖墙洞里的泥灰往嘴里塞。道口工携着他的手，大约走过了八家门面，朝史普里河边走下去。深绿色的史普里河水波光粼粼，在树叶稀疏的白杨树树下流着。河岸边有一块花岗石，梯尔在石块上坐了下来。

天气不算太坏的时候，人们常常能看到梯尔坐在这个地方。孩子们特别愿意跟他亲近，管他叫“梯尔爸爸”。他想起许多少年时代的许多游戏，他把这些游戏教给孩子们。记忆中最好的游戏是专门留给托比亚斯的。他给托比亚斯做的纸箭比别的孩子的纸箭飞得高。他为托比亚斯做了个杨树叶小哨子，用他那嘶哑的男低音哼着不成调的歌，并用那把小刀的牛角刀柄轻轻地在树干上打拍子。

人们对梯尔这种全无大人味的样子，颇有议论和指斥。为什么梯尔跟孩子们会有这么多往来，这一点对他们来说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大体上大家对他还是满意的，因为他对这些孩子们照顾得很好。此外，梯尔也为孩子们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他给大孩子们讲功课，帮他们学圣经和赞美诗的章节；帮更年幼一点的孩子们练习a—b—ab, d—u—du拼读等等。

吃了午饭，道口工又稍睡了一会儿。小憩之后，他喝了咖啡，接着就收拾值班时用的东西。就象处理其他事务一样，对此他也得花上不少时间，每一个动作都有一定的习惯，他把这些小心翼翼地分放在胡桃木五斗橱里的物件，小刀子、记录本、梳子、马牙、怀表等放进了他衣服的口袋。梯尔特别小心地把一本用红纸包着的小本子放进了衣袋。晚上他把这本子塞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白天他把它随身带在工作服胸前的口袋中。本子封面的下端写着不熟练的花体字：“托比亚斯·梯尔的储蓄折”。这是梯尔的手迹。

当梯尔离家的时候，那口拖着长摆、表盘泛黄的挂钟指在五时三刻。一只小船——他的私有财产——渡他过了河。在史普里河彼岸，他几次停下来回首谛听镇上的动静。最后他拐入了一条狭长曲折的林间小道。几分钟之后，他已在涛声呼呼的松林当中了，松林的针叶丛在风中摇曳，宛如波浪起伏的黯绿色的海洋。道口工走在林间苔藓和针叶层地面上，就象走在绒毯上一样，一点也没有声响。道口工低着头找路，他穿行在乔木林锈褐色的枝干中间，走过枝条交织、茂密蓊盛的小树林，再顺着被枝干细长的松树所遮盖的保护林的小路走下去。孕满各种芬芳的透明的淡蓝色的

雾气从地面上冉冉升起，使树木显得朦朦胧胧、若隐若现，乳白色的天空沉沉地低垂在树梢上。群鸦仿佛在灰色的空气中沐浴，不住地呜咽着。深黑色的水流注满了路边的坑洼，使本来已阴森的大自然显得更加阴森。

梯尔从沉思中醒来，举目仰望低垂的天空，不禁想道：“这是一种丰收的天气。”

蓦地，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他恍惚觉得一定有什么东西被遗忘在家中了。的确，在检查口袋时，梯尔发现黄油面包忘记带在身边了，这是他在漫长的值班时必不可少的东西。他犹豫了片刻，突然转过身来，匆匆地往小镇走去。

不一会儿，他就到了史普里河旁，用力地划了几桨便渡过了河。他已汗流浹背，立即爬上缓缓上升的斜坡。杂货商那条既老且脏的哈巴狗躺在街中心。在他那间小农舍的涂着柏油的篱笆上栖息着一只乌鸦。那乌鸦突然拍打着翅膀，抖着羽毛，头一点，“喔一喔”地啼叫起来，声音震耳欲聋，接着它便啪啪地扇动翅膀，借着风力，飞向松林那边去了。

在这个小小的村镇上，大约聚居着二十个渔民和林业工人以及他们的家眷。此刻，镇上一个人也没有。

突然一阵刺耳的尖叫声打破了寂静，道口工不自主停住了脚步。一股犹如连珠炮似的令人难受的声浪冲击着道口工的耳膜。这股声浪似乎是从他十分熟悉的矮屋中传出来的。那矮屋的山墙上开着一个小窗。

他尽量压着脚步，蹑手蹑脚地走近屋边，马上清楚地分辨出这是他女人的声音。他又稍往前挪动几步，便听清了

他女人大部分的讲话。

“你这个没肝肺、没良心的畜生，难道要让我那可怜的孩子饿得哇哇叫吗！——哦，你等着，等着吧，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你小心点！”声音停了片刻之后，道口工听到一种似乎拍打衣服的声音，随后又是一顿下冰雹似的痛骂。

“你这个作孽的小畜生，”骂声象开机关枪似的，“你以为，为了你这个可怜虫我会让我的亲生儿子挨饿吗？你给我闭嘴！”女人的吼叫声中夹杂着孩子轻轻的哭泣声，“要么你拿一份够填你八天肚子的口粮。”

孩子呜咽着。

道口工觉得，他的心在沉重而又不规则地悸动，他的身体也在微微颤抖。他的目光久久盯着地面，显得六神无主。他一次又一次举起他那粗糙、茧硬的手把落到满是汗斑的前额上的一撮湿漉漉的头发抹到鬓边。

有一阵子，痉挛几乎使他昏倒。这阵痉挛使他的肌肉打成了疙瘩，使他的手捏成拳形，他浑身无力，感到疲惫不堪。

道口工踌躇地走进了狭窄的砖地前室。他步履艰难地登上了吱吱作响的木板踏级。

“呸，呸，呸！”骂声又起；梯尔听着，仿佛看到那女人十分鄙视地怒不可遏地连续啐了三口唾沫。“你这讨饭鬼，下流胚，恶魔，胆小鬼，低贱的家伙！”她声嘶力竭一句接着一句地骂着，由于拼命的叫喊，她的声音变得既尖利又难听。“你想打我的孩子，啊？你这野小鬼，你敢打这个可怜、无力

的孩子，——怎么？——啊，怎么？——我只是不想弄脏了自己的手，不然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梯尔推开了卧室的门，她猛然吃了一惊。因此这女人把这句正待说下去的话咽在了喉咙。她脸色气得煞白，嘴角在恶毒地抽搐着。她放下了业已举起的右手，顺势拿起了一只牛奶罐子，她想将牛奶罐中的牛奶注入瓶内，然而她不得不搁下这件才干了一半的活计，因为她的手在颤抖，牛奶大部分都顺着瓶颈流到桌面上。由于心情紊乱，她手足无措地时而拿起这件东西，时而又拿起那件东西，但是拿在手里的东西一会就放下了。她终于性子一起，骂起她的丈夫来了。他在不该回家的时候回家，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无非是想偷听她的话。“这简直是不能容忍的。”她接着又说：“我光明磊落，在任何人面前都不必心亏气虚。”

梯尔几乎没有听到她在嚷嚷什么。他的眼光急促地向正在呜咽、哭泣的小托比亚斯瞥了一眼。有一会儿，他仿佛不得不竭力地克制住胸中升起的某种可怕的意念；但是，顷刻之间，他神色紧张的脸上又泛起了那种司空见惯的麻木，这种麻木显然是在两只无声无息喷射着肉欲的眼睛的挑逗下复活的。他那双眼睛盯着女人粗壮的肢体足足有几秒钟。此刻她正侧转着身体在干着什么，她竭力设法使自己镇静下来。她那半露的丰满的乳房，由于激怒而隆起胀大，几乎绷破她的紧身衣，她那卷起的裙子使她本来已很肥大的臀部显得更加肥大，从她的身上迸发出一种似乎使人无